

被病娇喜欢是怎样一种体验？

我妹妹死了，为了个男人自杀。

我收拾她遗物时，发现了手铐和一些照片。

照片中她遍体鳞伤。

我顿时气血上涌，浑身冰凉，瞬间被说不出的惊惧和困惑裹挟。

只是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始作俑者远没打算收手。

而我，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

小敏死了。

大年初五的夜里，从二十层高的天台纵身一跃。

我那会儿正好聚会完回家，迎面遇上最熟悉的人从天而降，继而地上多了一滩模糊淋漓的血肉。

一瞬间，我失了智，也失了声，瘫坐在地上奋力地嘶吼着，却什么也喊不出来。

那一幕，将会成为我一生的噩梦。

直到眼瞅着人被蒙上白布，签了死亡通知书，我还以为一切是幻像，是梦魇。

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明明前一晚，我还听见小敏在阳台打电话。

她说不甘心，说这事儿没完，说等过完年就去找陈随远。她要亲眼看看陈随远到底娶了个什么样的女人回家。

可是现在，她找不了了，只能我去找陈随远。

我也要亲眼看看，她许敏到底为了个什么样的男人非得去死不可。

「令妹的事情，我听说了，我很遗憾，也很抱歉。」

和意料之中差别不大，斯文、俊朗、富裕、平静，陈随远是一个看上去很容易叫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春心萌动的男人。

纹丝合缝的西装，谦和儒雅的谈吐，三十岁男人的收放自如，一切都显而易见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在这些东西后面，还藏着一种压迫，一种性感，一种最贴近欲望本身的原始吸引力——那才是真正要了小敏命的东西。

而现在，我远说不上那到底是什么。

陈随远礼貌地慰问了我，然后像个生意人一样，试图用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：「我的确和小敏有过一段短暂的感情，虽然分手已久。我不否定自己对这场悲剧的责任，许小姐，你报一个价格，或者你可以说说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？」

我讨厌他的周密和严谨，对待感情和生死，越是理性，就越是无耻。

「这不是物质补偿可以解决的问题。」我努力克制着情绪，避开他兜的圈子，开门见山，「我今天来，只是想知道，陈总和我妹妹之间，到底都发生了什么。」

「一个坐拥社会资源的成年男性，和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，」陈随远毫不遮掩他对自己财富和能力的自信，「许小姐，你觉得会发生些什么？」

我更讨厌他了，除了周密和严谨，他还不失圆滑和虚假。

事实上，小敏的事情我一早就知道个大概。

如陈随远所说，是个再俗气不过的故事。

小敏大四出来实习，涉世未深，迷恋上了公司股东陈随远，并甘愿做他一时的情人。

而陈随远，也不过是在激情消减之后，甩掉了她这个短暂的消遣，同一位门当户对的名媛小姐订了婚。

见我一言不发，眼里乘着火似的盯着他，陈随远补充了一句：

「许小姐，我不是为了开脱，但是我有必要告诉你，从我和小敏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就和她一再叮嘱过，我们不会有结果，她要做好随时结束的准备。这句话，是我对她最大的负责。」

「那可真是对不起了，看来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做姐姐的，没教好她如何做一只笼雀一条狗，如何随时做好被你这高高在上的主人丢弃的准备。」

我咬牙切齿地保持微笑，「偏偏要用真心给您添麻烦，陈总。」

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」相比于我，陈随远明显笑得淡然而自在，「许小姐，请你相信，我也很难过。」

很抱歉，我实在没法相信。

此时，我感觉再多坐一分钟，都要恶心得呕出五脏六腑。

我很怕自己保持不了体面的交流，伸出一只手打住他：

「我不是博你同情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只是来替小敏见你最后一面。我本来觉得，那样一具活生生的身体，为了你坠落、消亡，实在是不值得。现在见到你本人，」我点点头，「的确很不值得。」

说罢，我匆忙离开。

行至门边，陈随远也起了身：「许小姐，有句话我要纠正你，无论你信不信，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」

顿了顿，他说，「而且，我们一早就见过，许小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」

我看了一眼他，又看了眼门外的名牌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

陈随远说得没错，我们的确还会再见，哪怕非我所愿。

其实我纠结了很久，要不要让我妈来见小敏最后一面，但一想到她高危的心脏病和陈年的高血压，最终我还是独自送小敏走完了这一程。

我身心俱疲，原以为一切可以短暂地告一段落，容我把脑子埋进沙土里躲上一躲时，我却发现，事情远没有我想象得简单。

在收拾小敏学校宿舍的东西时，我发现她的床垫下面似乎藏着些什么。

我伸手一摸，哗啦啦洒下来十几张照片，压在上面的，则是一枚闪着寒光的金属手铐。

还没把照片捡起来，我就已经能看到那些肉色和红色掺在一起的图案。

——是身体。

——是小敏那具年轻的身体。

——是遍布着各种目不忍视的创伤的身体。

大多都是她被绑缚着，有的还带着狗一样的项圈跪在地上，身上遍布着鞭痕，烟烫，甚至钝器的击打。

我赶忙跪在地上，把纷乱的照片一张张拾起，生怕落入了谁的眼，丢了她最后的颜面。

傻子也知道，这一切不会和陈随远无关。

从小敏的宿舍出来时，我还茫茫然地失着神。

梁安帮我把东西搬到车上，他想抱抱我，最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：「睹物思人了？」

「啊？」我回过神，才发现手里的箱子已经被接了过去，糊弄着，「没有，没事。」

车往我家开的一路，我脑子混乱地搅着，越想越是一团乱麻。

「你要是还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。我俩谁跟谁，不用客气的。」梁安没话找话。

「不用了，都处理得差不多，这段时间你已经帮了我很多。」我挤出一个疲惫不堪的笑，「谢谢你。」

梁安是我的前夫，离了有快两年，好在结的早也离的早，告别完一段感情，如今我也才二十八，没那么人老珠黄。

朋友一样处着，倒是温馨舒适。

梁安把车停在地下车库，他想帮我送上去，我没让。

电梯里，我反复纠结着要不要找陈随远问个清楚。

却不想，电梯门一开，这个叫我困扰万分的男人，此刻正伫立在我家门口。

「许小姐。」他礼貌地和我打招呼，「不好意思，无约造访，希望不太冒昧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：「进来吧。」

陈随远说，是小敏告诉他，自己除了学校，偶尔也会住姐姐家，然后给了这里的地址。

「小敏很信任你。」我说。

「有样东西，我想了想应该转交给你。」他掏出一部手机，推到我面前，「这是她另一部手机，我买给她的。分手之前落在了我那里，一直没机会还给她。」

我盯着陈随远，明明是简单的交谈，我却总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很怪奇。

自信、玩味、诱惑，掺杂成一锅乱炖，唯独没有丝毫情理之中的、对死者家属的愧疚与逃避。

「密码是我生日，小敏设的。」他报了一串数字，如同在给我潘多拉魔盒的钥匙。

「许小姐，我知道你很爱这个妹妹，我不方便看她的手机，但如果你想多了解她，也许这部手机可以帮到你。」

这次，换成了陈随远言简意赅，说完便转身欲离。

「陈总。」我欲言又止地叫住他。

纠结再三，最终我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，同时按开了口袋里手机的录音，「陈总，请问你和我妹妹交往期间，有.....有对她，造成过什么身体上的伤害吗？」

他回头，竟是有几分期待地看着我。

「我是说，你有，打过她，或者捆过她，之类的吗。」

「如果有，就一定是伤害吗？」陈随远竟露出一丝得逞的笑，「也许，是一种游戏，一种彼此的甘之如饴呢？」

甘之如饴.....

他的话我想起照片上小敏的那些表情，内心深处不经泛起一阵诡谲的好奇，一种叫人不安的、出发于潜意识的探索。

「所以，你确实对小敏做过那些事情？」我有些愠意，「你对她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吗？」

陈随远蓦地关上刚刚打开的屋门，转过身来，猝不及防地一步步向我逼近，直到逼得我开始后撤。

他答非所问。

「刚才送你回来的，是你前夫吗？」他的压迫感图穷匕见，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们的婚姻会结束，感情会破裂？」

「你在说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和梁安.....是小敏告诉你的？」

陈随远不理我，依旧自说自话：「是因为他不尊重你，还是你不尊重他？」

他笑得愈发恣睢，愈发居高临下，在这个密闭空间里，我仿佛逃不出他掌心的玩物，「我怎么觉得，就是因为你们彼此尊重，因为你们叫嚣的，所谓的平等和自由。」

我摇着头往后退，身体已经紧贴住冰冷的墙。

而这个满嘴胡言乱语的疯子，他还想迫近。

「爱就是不平等的，爱的魅力就是征服和臣服，是失去尊严和自由，是南面为王，北面为臣。」陈随远轻轻地碰了一下我锁骨处裸露的肌肤，惊得我颤抖着身子叫出了声。

他满意地笑了开，然后捏起一根断发，攥进了手心。

轻薄、暧昧，不过一场戏谑的拿捏。

「陈随远……」我怔怔地叫着他的名字，「你到底，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」

「你想知道？」他像是要吃到猎物一样兴奋，「等你真的想明白，要知道一切的时候，再来找我。不过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应该已经没有可后悔的退路了。」

他很危险。

这是我得出的结论。

小敏最大的错误，是把自己暴露在了无法承受的危险之中。

陈随远走后，我紧紧握着桌子上的手机，思忖再三是否要打开。

也许小敏，只希望她表现出来的模样被我知道，被我记住，而那些藏在阴暗处的秘密，我不该再窥探。

我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又觉得作为她的姐姐，我有责任和义务，知道真正的小敏是怎样的，知道她生前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。

也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为她讨个公道，讨个正义。

最后，我浏览了那手机。

与我预想的不同，相册、短信，都没什么内容，一些通信软件也并没有下载。

这部手机里的信息少得可怜，比我已经认知到的小敏更加单薄。

我正一筹莫展之际，接到梁安的电话。

他说自己出了车祸，没大事，蹭了点皮外伤，就是明天没法送我去处理小敏户口的事儿了。

「本来就说让你别送。你也真是，梁安，你怎么连车都开不好，你想吓死我？」

刚经历过生死之事，我对这些格外敏感，语气都急躁起来，「你在哪个医院，我现在过来，我得看看你才放心。」

「没事，已经包扎好了，不过你要是真肯来，我也开心。」梁安傻呵呵地在那头笑。

「你等我。」

说着我开始穿外套，刚拿上包，手机铃声又响起来。

只是这次，是那部小敏的手机。

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，鬼魅一般地在那吟唱。

我颤颤巍巍地拿起手机，心跳加快，最后还是接了起来。

我的确很想知道，这个时候，谁会知道这个号码，还在寻找小敏的人。

「不许去。」接通，掷地有声三个字。

「什么.....」

不容置喙的男人重复一遍：「我说，不许去。」
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这是，陈随远的声音！

不好的预感弥漫上我心头：「你为什么知道我要出门？你想干什么陈随远？」

我突然反应过来什么，看着手中的手机，「你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？你在监视我？」

「我说，不许去探望你的前夫。」电话那头的他冷笑着，「否则，下次不会是皮外伤这么简单。」

他层层递进，每一句都在扼我咽喉。

我大惊失色：「你干的？梁安出车祸，是你做的？」

钳口不言。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我觉得我要发疯了，要被这个疯子逼得一起疯，「陈随远，你到底对小敏做了什么？你现在又想在做些什么？」

「我说出来，就无趣了。」很明显，伴随着我的失控，他的兴致在高涨，「许小姐，你这么聪明，自己能想出来的。等你什么都明白了，你来告诉我我想做什么，然后求我，对你做这一切。」

「嘟嘟嘟.....」电话挂断。

我忍着给那个电话拨回去的冲动。

我没有筹码，甚至尚未明晰他的动机，言语上再多纠缠，也不过是我单方面的负隅顽抗。

我打开小敏的手机，在浏览器搜索框里输入「陈随远」三个字。

我要先搞清，大众眼中的他，究竟是怎样的人，有什么样的资本。

刚输完「陈」字，他完整的名字便在第一行跳了出来，可见之前小敏也用这个手机搜过，并且还保留着历史记录。

历史记录？

所以说，这个手机里面，可以找到小敏曾经在网络上浏览的痕迹！

如此想着，我立时颤着手点开小敏的收藏夹和历史记录。

果不其然，一幕幕的触目惊心验证了我的猜想。

小敏的收藏夹里，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链接，我点开，有国内外的论坛，有不堪入眼的漫画，也有男女赤膊的影片。

还有小敏的付款记录，她购置了一些张牙舞爪的道具。

其后，她在论坛里发了两张聊天记录截图，那段对话中，她正低贱地哀求对方，把这些残忍的、甚至具有破坏性的工具，一一用在自己身上。

结合那些照片，结合陈随远的话语，事情昭然若揭到我再怎么自欺欺人也不行。

收藏夹的名字叫作「北面」，我想起陈随远的话：「南面为王，北面为臣。」

这个词，说的是臣服，是驯化，是在一段关系中失去平等，交给对方去自我取悦。

我木木地往下翻着，她浏览网页的最后一条是一段乱码，光看地址完全不明白意思。

可也许是直觉，也许是好奇，那串不知所云的字符像是拉住了我的手，不受控制地将它点开。

页面刷了很久，最终只有一段音频，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，像是刻意设计出来的页面，我点开播放键。

「小敏，你要听话。」是陈随远的声音，那种尽在掌控的悠然，像是烙印一样在我心头发着烫发着痛，「你听我说.....」

「啪！」然后是扇巴掌的声音，和小敏的低吟。

「不要，不要，求求你，不要。」小敏开口叫他，短短两个字，让一股强烈的窒息感包裹住我，「随远，就因为你和她订婚的是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发誓，我不会影响你们，你只偶尔，偶尔疼疼我.....」

「订婚宴上，她穿紫色裙子的模样可真漂亮。」陈随远不理她卑微的哀求，梦游仙境般地自说自话着，仿佛在回味什么韵味久长的甘霖，「我想要她跪下，像你这样，我从未如此迫切。」

他的订婚宴，紫色裙子。

一切串联到一起，我喉咙紧紧的，像是陷入沙漠中的贝，翕动着嘴，却只能感受到绝境中的毫无生机。

而他，陈随远，他干枯而广袤，又蕴藏着无限的秘密和诱惑力。

是的，诚如他所说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半个月前，我受邀去为一场订婚宴做小提琴演奏。

新人上场之前，我穿着一条紫色裙子，为宾客演奏了一曲塔尔蒂尼的名作《魔鬼的颤音》。

那不是订婚宴常出现的曲目，却是委托人指名道姓的要求。

塔尔蒂尼曾说，他梦见过魔鬼，与魔鬼签下了缔约。

他出卖了灵魂，而魔鬼甘心做他的仆人，为他的意志所驱使，并为他演奏了这首美妙出奇的奏鸣曲。

魔鬼、缔约、灵魂、仆从、陈随远.....

我想起那场演奏之后，报酬的打款人，落名是「塔尔蒂尼」。

原来一切，早就被操控，和规划了。

我没有去医院找梁安，在知己知彼前，我不敢再小觑陈随远的本事和手段。

对我的缺席，梁安掩抑着失落。

挂断电话前，我问了一句：「梁安，你说，爱是尊重，是平等吗？」

「当然了，不然是什么？」他是个中文系的大学讲师，开始用精确的词汇描述起来，「难道还能是驱使和操纵，是附属和仆隶？」

「《悉达多》里说，情爱可以乞得，可以购买，可以受馈，也可在陋巷觅得。」

「唯独不能抢夺。」他补充完后一句，那是我们从在学校时就一起读过的书，「你说的那些，是爱与被爱的交易。可即便是交易，也是自由的，是平等的，是可以随时喊停，而不是堕入深渊。」

梁安沉默了半晌：「怎么了许心，为什么好好说这些？」

「没事。」我自晒起来。

瞧瞧，多可怖。

我，一个三观定型的成熟女性，尚且因为陈随远的步步为营产生了怀疑和迷失，产生了自我否定的意识，而何况是小敏呢。

对，梁安说得对，爱不是剥削。

无论打着什么样的名义，陈随远都是人渣。

三天后，我在书房练琴。

突然，客厅一声巨响。

我循声而去，木质茶几轰然坍塌，原本放着小敏手机的地方，是一块赫然的焦黑。

而如果，如果此时，我正拿着那个手机，那我原本拉小提琴的手.....

我不敢深思，吓得伫在原地，半天才回过神报了警。

警局里，陈随远的律师匆匆而至，关心我几句之后，一口咬死这是小敏的手机，和陈随远无关。

他还有意刻画了我因为亲人逝世，而对陈随远产生的敌意，以至于可能有的报复和幻想。却唯独绝口不提，陈随远在这些日子里对我使出的招数。

最终，证据不足，也无人受伤，我被做了些安全教育，离开了警局。

一出门，路边停着的卡宴后排摇下车窗。

「好久不见，许小姐。」陈随远的脸，他明显满足于我当下的窘迫和疲倦。

我甚至怀疑，连我报警，都是他算好的事情。

我面无表情地驻足。

「或许现在，你想聊聊了。」他说，「许小姐，赏个脸，上车吧。」

半个小时后，车停在了郊外的一处庄园。

完蛋，直到凛冽的冷风刮醒我僵直的身子，我才发现我在和小敏做一样的蠢事——让自己置身危险。

庄园的小道两侧暗香疏影，冬日的阳光落在人脸上，一片暖洋洋的醺意。

可我却只觉前路阴湿逼仄，脏污狼藉，是盘纸错节的下水道，是废弃的蛛网，是地狱。

「小敏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比你好奇，也比你雀跃。」

陈随远微微俯下身子，在我耳边小声道，「许小姐，哪怕是装出来的，为了让我高兴，你也多少开心点。」

「我为什么要让你高兴？」我停下脚步，冷冷地抬眼看他，「搞清楚陈随远，是你一直在伤害我的亲人，在挑战我的底线，你没有向我提要求的立场和资格。」

「是吗，是吗许心？」他突然面露贪婪，双手按住我的肩，「我没有资格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来？」

他等待着我的回应，哪怕无论我说什么，都会被枉顾，会被继续拿捏。

「你不说话，我替你说。你很恨我，对吧。你知道得越多，就越恨我。恨到想杀了我，为你妹妹报仇。」

「可是许心，你没这个本事，你非但没本事弄死我，你还知道，你、你的前夫、你周围更多的人，都像是我手中的玩物。我高兴了，大家相安无事；我愠恼了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」

他阴仄地笑着，「许心，你告诉我，手机引爆的那一瞬，你在想什么？」

终于，他说到了这件事情。

我不动声色地问他：「真是你干的？」

「别玩这套。」他把手伸进我的口袋，将我握着手机的手抽了出来，然后不由分说将手机扔到地上，「录音吗，想发给谁，想等离开之后报警？别挣扎了，没用的，这里没有信号。」

他熟稔地用脚将手机碾碎。

我看着陈随远行云流水地处理完一切，面庞逆着光凌驾在我面前，叫我额前一层层不住泛着的冷汗失了控。

「你没得选。」

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」

「我要你自己说出来。」他决然地开口，连尊严都不给我，「你告诉我，我想要什么？」

「疯子！」我咬牙切齿，「为什么害死了她，还不肯放过我！」

「因为，许心，从一开始，我的目标就是你，也只有你。」陈随远欣赏着我的目眦欲裂，「很久以前，在你的音乐会上，你穿着那条紫色裙子，像一个神女那样演奏着小提琴。你高贵，独立，窈窕，冷眼看着台下众人，仿佛在睥睨一切。你逼着我去想，这样的女人，如果她不是站着，而是跪下，只跪在我一个人的脚边.....」

「神经病！」我再也保持不了丝毫的体面，恨恨地举起手，还没落上他的身，就被他一把攥住，毫无怜惜地寸寸收紧，直到我开始痛得面色发白。

「陈随远，你真的有病，真的该死！」他甩开我，我又扑上去，揪起他的领口，「你想要我，该冲着我来，而不是小敏。你为什么要对她下手，为什么要害死她？」

「她自己愿意，她甘之如饴，她求着我。我又怎么想到，她会死呢？」说到小敏，陈随远真的像在说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，「不过，有许敏也好。她身上与生俱来的堕落和服从，那是基因里的东西。每次看见她，我都很兴奋，你们是姐妹，你的基因里，一定也写着那样的东西。」

「我没有，让你失望了陈随远，我没有。」我像是与庞然大物对质的区区蝼蚁，开始使用无法伤及他分毫的吼叫，「你会下地狱的，你永远，不可能从我身上索取到你渴望的东西。」

「现在说永远，太早了些。」陈随远露出志在必得的笑意。

我转身要走，他并不阻拦，只是送上了一个盒子：「备了些礼，好让许小姐回去的路上，不那么无趣。」

接着，他客气地吩咐司机送我回去。

「这辆车，载过很多人吧。」路上，我抱着那冷冰冰的金属盒子，蓦地和司机开口，「很多女孩子。」

「以前是有一些，陈总这样的高富帅，那些女孩自然上赶着投怀送抱。」

上赶着，投怀送抱，呵。

小敏是成年人，该为自己的选择和生命负责。

可是陈随远呢，他就不是成年人了吗。他坐拥着远高于小敏的资源、眼界、余地，可他引导小敏的方向，却是深渊。

他品尝完甜美之后，便站在悬崖边，看见坠落的女孩，擦掉手上微不可查的灰，干干净净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他的肮脏，也刻在骨子里，写在基因上。

回到家，我打开陈随远给的盒子。

一个手机，和一段麻绳。

原来，他早就打算砸了我的手机，我甚至怀疑，他用同样的伎俩对待过小敏。

刚开机，电话声就响了，我知道是谁。

我挂断，他又打。

三个回合之后，他发来一条短信：「许心，想想你拉小提琴的手。我不确定，每一次都会手下留情。」

我有些后悔，后悔没一早在车上就丢掉这恼人的东西。

可倘若那时我拆开，他便大可以当着司机的面给我难堪，让司机知道，我和那些投怀送抱的女孩都一样。

「主动打给我。」他又发过来。

我又想到要录音，可是我手机被毁了，家里没有其他的设备，这个手机想必又在陈随远的监视之下。

无奈，我只好先拨过去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。

似乎是故意的，他很久才接。

「喜欢吗，我的礼物。」他问，「你看到的，那些照片里的绳子，也算是许敏的遗物了，我特意找出来送你。」

我咬着牙，不说话。

「那些照片，可不只许敏有，我这边的备份，足够让许敏名噪一时了。相信你做姐姐的，肯定不愿意扰了她死后的清净，坏了她存在世上的名声。」

他威胁我，用新的招式。

从梁安的车，到我的手，再到小敏的名誉，他不遗余力地踩在我底线上一点一点往前逼，让我几近发疯。

「陈随远，你这么会养宠物，那你被你的宠物咬过吗？」我真的感谢他够疯，疯到我只想和他同归于尽，「逗猫的时候，弄疼了，它会挠你的，你知道吗？」

不承想，听完这番话的陈随远反而兴奋起来：「许心，你终于要反抗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能怎么挠我？」

「如果，」我一字一顿，「我也死了呢？」

可我没说后半句，我若真死了，那把刀，定然是戳穿我也要戳穿他。

「我提一个交易吧，许心。」陈随远终于急了，「一个月，你让我予取予求一个月，如果三十天后，还没有不甘之如饴地坠入这深渊，我就放过你。从今往后，再无纠缠。」

这一次，他没有紧逼，反而松弛了这根弦：「我给你点时间，想好了，给我打电话。」

同时，他还告诉我：「如你所料，这部手机有定位，我随时都知道你在哪。你要是关掉或者扔掉它，我就当你是拒绝了这场交易。当然，我也不敢保证，恼羞成怒之后，我会做出什么事情。」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最害怕的事情，终于还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了。

一天后，接通我妈电话的那一瞬，我就知道终究是纸包不住火。

「我在火车站。」她的故作平静，更是戳得我心如刀绞，「心心，妈这趟来，就是想起去小敏墓前看一看。」

我妈到底还是知道了，身为人母的直觉轻易戳穿我的隐瞒。

她说自己有天凌晨三点胸闷难忍，惊醒后一身冷汗，她意识到一股子离别的凄凉。

于是，她鬼使神差地上了小敏学校的论坛，七嘴八舌的议论，坐实了她不安的预感。

我噙着泪，压低嗓音掩饰哭腔：「妈，你等我，我去接你，我们一起去看小敏。」

快开到火车站的时候，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。

陈随远，他如影相随，终究不会放过我。

「我现在没空和你说。」我有几分服软的语气，「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，有什么事情，明天我找你。」

「明天？明天你还在这里吗？你要去哪儿许心，火车站？你去火车站做什么，不想和我交易，也不想承受后果，所以你要逃？」

「陈随远，我不会逃的，我会面对这一切。何况，就算我逃了，这一切难道就结束了吗？」

「是，你很聪明，但你还是不该往火车站的方向去，还把车开这么快，平白惹我担心。」他满意地笑着，「许心，看看后视镜。」

我侧过头，一辆熟悉的卡宴，车窗摇下，伸出来一只手，冲我比了个枪击的手势。

好一个阴魂不散。

「转弯，走我说的路，不然，我会撞上去。」

这是在高架的快速路上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真的拿命搏，所以我不敢冒险。

我的车放缓了速度，拐入他指的小巷。

「然后呢，然后怎么走？」话音未落，车身颠簸了一下，我听到「咻」的一声。

是车胎爆了。

「下车吧，坐到我身边来。」电话里，身后陈随远满意地下达了下一个指令，这一切，也不过是他安排的环环相扣而已。

好来证明，我的负隅顽抗是多么的以卵击石。

上一次是梁安蹭破皮，这一次是我爆了胎，下一次呢？是谁头破血流，抑或死于非命？

我坐在驾驶座上狠狠地喘着粗气，许久，才放弃挣扎，拖着步子，上了他的车。

「我怕你跑了，没办法，你要体谅我。」陈随远理着我额前细碎的头发，看着我惊魂未定的眸子，「你要去火车站是吗？还自己开车去，是去接人？我送你吧，我还没见过你的朋友。」

他凭什么见我朋友，何况，还是我妈。

我埋着头，小声道：「可以，让我自己见吗？」

他满意地捏起我下巴，「可以，但是，你必须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」

我妈像是老了十岁。

见着我，她再忍不了，开始泪雨滂沱，一拳一拳地锤在我心口：「为什么心心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不照顾好小敏，你怎么当姐姐？心心，我把你领回来，把你抚养长大，我什么都不找你讨，我只求小敏好好活着，你们姐俩都活着……」

「对不起妈，对不起。」我一遍遍重复着，「是我不好，我的错，都怪我。」

我抓住她的手，把巴掌扇在我脸上，试图让她好受一点。

她却说着说着愈发激动，神色也紧跟着变得愈发痛苦，直到摀住胸口。

我立时就慌了，这一幕，我过去已见过多回：「妈！妈你心脏.....妈，你的药呢，药在哪？」

我在她口袋里一通翻，却只翻出来一大瓶安眠药。

我顿时明白过来：「你是想.....」

她一把从我手里夺过去：「给小敏烧完纸之后，我就去照顾她.....」

此时在车站出口外的广场上，我东张西望都没有看见救护站。

如果要叫救护车，这块交通拥挤，我们开来的时候那边路上又出了事故，有很长一段堵塞。

我纵然再不愿意承认，可这会儿真的能帮我的，只有陈随远。

「求我，求我许心。」不远处，我示弱求助，他冷言看着这一切。

「求你，求你了陈随远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帮帮我，你帮帮我。」我没有时间和他纠缠，死死抓着他的袖子。

「许心，我让你考虑的那笔交易.....」

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」我不住地点着头，「快，求求你，快些送我妈去医院。」

他看着我，没再多说，快步向我妈走去。

所幸，陈随远车上有常备的药物，继而，他把我妈送进了安排好的医院。

病房外等候的时候，我抹了把脸，仰着头靠在椅背上：

「陈随远，你真是害人不浅。你以为你只是玩玩小敏罢了，可结果呢，那是一条人命。而就在刚刚，我们家差点还要给你赔上第二条。」

「你真觉得，许敏的死都是我的错？」不想，他突然反问我，「两厢情愿的关系，我们都享受过，快乐过，谁都有说结束的权利。可为什么，只要她死，一切就是我的错。」

「陈随远，」我咬着下嘴唇，「你真该下地狱。」

他没说什么，摇着头站起身，走了两步又折回，居高临下抬起我的头：「许心，我不管你怎么想我，也不管你恨不恨我，甚至，你越恨我越好。总之，我只要你记住，你刚刚答应我的。」

「放心，我不会反悔。何况如今，连我妈都躺在这里，我还有什么反悔的资格。」

陈随远捏着我的脸，舍不得放开似的左右端详：「那就好。」

我妈在医院的期间，梁安来了好几次。

他还是一口一个妈地叫着，叫出了我妈这些日子难得的笑容。

趁她休息的时候，我把梁安拉出病房：「你看，」我掏出来那一大瓶收缴的安眠药，「我妈这趟来，速效救心丸都没带，唯独带了这一个。」

梁安立刻明白了，他看看药又看看我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「当初不告诉咱妈，就是怕她太难过。小敏的事情大家都还没走出来，万一再添什么事儿.....」

「我也是怕这个，所以.....」我把药瓶塞他手里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不想麻烦他，「梁安，这些天我真的谢谢你。我知道我没有立场这么要求，但如果可以，就算是好人当到底，你帮我，照看点我妈。」

说着，我又从口袋里掏出我家钥匙，是当年本就属于他的那一枚。

「怎么了许心，出什么事了吗？」他不接，警惕地看着我。

「没事，就是开了春，演出比较多，我怕我忙的时候频繁出差，没空陪她。」我低着头，怕目光的对视暴露些什么，「家里的刀子什么，我都收起来了，但我还是担心。算我欠你的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就去陪陪我妈，行吗。」

梁安一把抓住我胳膊，按住我双肩：「别骗我，许心，到底怎么了，你最近很不对劲，你遇到事儿了，对不对？」

思忖良久，我抬起头，捧起他的脸：「对，梁安，对，我是遇到事儿了。你别问，我也不会说，从明天起你往后数一个月，

如果一个月后，你联系不上我，就报警，不要自己来处理这件事。」

「为什么不现在就报警？」

「没用的，定不了罪的，我试过了。」我苦笑。

梁安张张嘴，最后把话憋了回去，换成一个此刻我最想听到的答复：「好。」

这是我们的默契，朋友也好，过期的夫妇也罢，我真的很感谢他，相信我的判断和选择。

翌日一早，陈随远的黑色卡宴如约定，准时停在了我家楼下。

「准备好了吗，许心。」今天难得是他亲自开车，也顺便，亲自帮我系上副驾驶的安全带。

与此同时，他露出藏在手心里翻着银光的金属环——那是一副手铐。

「啪嗒」一声，我被他锁在车上。

满意地看着我被禁锢于一隅，他甚至假模假样掏出一块帕子，塞入手铐内圈，护住我手腕不被锋利的金属边框磨砺。

这一切陈随远做得顺理成章，与我准备好，或未准备好，全无瓜葛。

路上，我微侧着头，看窗外疾驰而过的萧瑟景色。

蓦地说了一句：「陈随远，能不能求你件事情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如果可以，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我碰我。」

我已经学会了和他交流的方式，放低姿态，亮明底线，给彼此转圜的空间，「你应该比我更明白，即便是摧毁一个人的身体，也无法转移他的意志。你享受的，绝对不是伤害我身体的过程。」

「碰你，怎么样算是碰你？」他蔑然地继续开着车，看也不多看我一眼，「如果你想的话，我甚至可以保证，我们连肢体接触都不会有。除非……」

我看向他。

「除非你求我。」

这是一句诅咒，也是一句警告。

只是当时，我不以为然。

庄园中，陈随远收走我的一切。

「你有什么期待的吗？」他饶有趣味地围着我打转，像是观察刚刚捉进笼子的鸟，「这些日子，你有幻想过，有憧憬过，我可能对待你的方式吗？或者说，你希望我对你做什么？」

「我什么也不期待。」想了想，我把那句「期待你死」给咽了下去。

「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」他说。

说不恐惧是假的，说心如死水也是假的。

就算不愿意，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些时日我对小敏的探索，让我慢慢地明白，我第一次去找陈随远时，在他身上感受的致命点是什么。

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诱惑。这种诱惑说不出来，却可以窥悟，只是，需要付出莫大的代价。

比如小敏，出让了自尊，出让了人格，继而断送掉生命。

这些代价我付不起，其中的一点点，我都付不起。

「别怕，我们会从简单的开始。对待许敏的那些都不会用在你身上，它们太俗了，能用来消遣，却不能用来获取真正的快乐。」他在我耳边说。

他微笑着，笑得我浑身发麻。

那句「你想怎么样」，我竟是问都懒得问了。

反正无论我问不问，他想施加于我的事情，都会一一实践。

陈随远把我引入一个房间，瞧上去普普通通，和这里任何一间华贵的客房没有任何区别，唯独不同的，是桌上摆了几样物品。

「说好了，我不碰你，你自己来。」他指着那些东西，「需要我给你介绍吗？不过，你这么聪明，我猜你应该已经明白了。」

我后缩一步，咽了口唾沫。

陈随远品鉴着我神色的变化，验证我的猜想：「眼罩、耳塞、镣铐，都是些最稀松平常的东西，无非是夺走你的视觉和听觉，限制你不伤害自己。这个房间很漂亮，对吧，住在这里会很舒适。哦，我忘了，可惜接下来的日子里你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听不见，不会有人来这里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你。」

他太疯狂了，他比我想象得更不是人！

「让我猜猜，你能坚持多久？一天，两天，还是三天，你甚至不知道时间的概念，不知道现在是几点，你什么也没有，在这里，除了脆弱的自己，你什么也没有。」

「这是虐待。」我告诉他。

陈随远悠然的神色回应了我，他当然知道。

我没有愚蠢地反抗，拿起他准备的眼罩，亲自在后脑勺关上那道锁。

「你曾经，也是这么对小敏吗？」提到小敏的名字，我仍是心脏隐隐作痛。

「不会，她不需要，也不值得。」陈随远递给我下一样，「我说过，那是写在她基因里的本能，她天生就爱俯首称臣。」

我蓦地想起童年时小敏对影视剧中一些片段的反复观看，想起她用扎头发的橡皮圈套住自己的双手，还有她初次接吻时被咬破的嘴，种种如此，不过是我曾视而不见。

或者说，我一早觉察端倪，却克制住自己不去深思。

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用耳塞将耳朵堵住，我已经不想再听他说话，陈随远又在试图动摇我。

虽然我知道，即便是此刻充耳不闻，接下来的三十天，他也会锲而不舍。

可他却偏偏要说，他把另一个耳塞攥在自己手心里：「许心，你是不是总觉得，我一定要对许敏做些什么，控制她、囚禁她、欺骗她，甚至是催眠她，才会让她心甘情愿如此？其实不是，第一次，是她自己抽出我的腰带，塞进我的手里，她满脸是渴望，是要求。」

「给我吧，另一个。」我伸出手。

他放进我的手心。

我不假思索地戴上。

我已经看不见他了，接下来，我也听不见他一句蛊惑人心的话。

世界安静了下来。

起初，我开始思考。

过分的安静，让我越是不愿想什么，就偏偏不住地探索什么。

我想起梁安曾说过：「不是每一种冲动的欲望都是病，是罪孽。只不过，如果它有可能伤害到自己和别人，最好还是管控一下。」

慢慢地，时间的流淌就被放缓了，每一秒都开始成为煎熬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的思考开始变成呐喊，再变成不住的流汗，甚至哭泣。

恶魔却迟迟不来。

我很少再进食，也几乎难以入睡。

最后，我不知道我躺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白天黑夜。

直到在某一个时间点，突然，有什么东西碰到我耳畔。

触觉在这些时日变得分外敏锐，我失声惊叫起来，一只手探至我耳旁，打开锁，取掉了一侧的耳塞。

「许心。」陈随远的声音，他冰冷而高傲，「求我，求我碰你，求我抱你出去。」

我咬着唇，咬出满嘴腥味，狼狈地在他面前大汗淋漓，泣不成声，失去所有的体面。

可我还是不愿意开口。

他倒数：「三，二，一。」

说罢，他对我的抵抗甚为不满，将耳塞重新戴了回去。

一下子，我又回到了那种绝望。

看到生机，再重返黑暗，才是最难熬的。

此时，我什么也听不见，什么也看着，求生的本能让我一边高喊着「不要」，一边迫切地往外爬。

直到我终于触到什么，那是陈随远的脚踝。

「求你，求你，陈随远，别让我死在这里.....」

静止的世界里，我像是在等待他的裁决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突然腾了空，被人打横托起。

「我帮你取掉，你先不要睁眼，小心伤到眼睛。」卧室里，陈随远温柔地打理着我不堪的身体，「你很厉害了，今天是第六天了。」

我仍然在不住地颤抖着，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汨汨而下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「而且，你今天竟然让我也失了控。」他小心翼翼地替我不知几时磕出的淤青上着药，「本来，我是要逼你说出那句话，逼你跪在地上不住地哀求我。然后，等你求完，等我满意，我却偏不碰你，偏不带你离开，重新将你丢进没有尽头的绝望。」

他抚开我拧着的眉：「可是，我倒数完了三个数，却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出那间屋子。你可真好看，神女受难，更加动人了。你求我别让你死在那里，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很恐怖。你又拿生命威胁我了许心，而可怕的是，竟然还有些奏效。」

「我饿了。」我无动于衷地开口。

「乖，等上完药。」

我冷冷地看向他：「接下来呢，接下来，你还想怎么摧垮我？」

而说这句话的同时，我也确定了，要怎么摧垮他。

陈随远让我吃了饭洗了澡，给我换上他准备的新衣服，把手机和包还给我。

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」他西装笔挺，准备赶赴一场晚宴。

「怎么，中场休息？」

「我又没说要禁锢你，要剥夺你所有的时间和自由。」他整整自己的领带，「把你逼得太死，对我没有好处。去走吧，一会天色暗了，这几天我一直用你手机和你妈报平安，她说之前话说重了，想等你演出完回去，亲手给你做顿饭，和你一起吃。」

「对了，还有个东西。」他交给我一个信封，「你有兴趣，就打开看看；没有兴趣，或者觉得有什么危险，扔了也无妨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我还是拆开那个信封，里面是一些拍立得的照片。

不高的像素，不清晰的脸，但还是能看出来，上面的人是小敏，她正笑得那样开心。还有一些是双人的合照，小敏扑在陈随远的怀里，脸上的幸福不疑有假。

其中有几张背景是在音乐厅中，二人甜蜜地牵手依偎。镜头一转，有一张竟然是我，穿着一条紫色裙子。

我想起来了，那次演出完毕，小敏给我发消息，说她带了最爱的人一起，来看我的音乐会。

只是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是来自深渊的凝视。

我吸了口气，把这些照片通通塞回信封，装进包里。

给我看这些做什么，告诉我，他们曾经也真的像一对普通情侣那样，也有那么多美好的欢乐时光？

有什么用呢，是能掩盖什么，还是抵消什么？

回到家的时候，梁安也在，陪我妈看着电视，剧里的女主机勇过人，正以一当十。

见着我，他先是错愕，随后是惊喜，却依旧颇为自然地說道：「回来啦，怎么样，演出还顺利吗？」

「挺好的。」我笑着拧起手上的袋子，是方才匆匆在市中心的商场挑选的礼物，「还特意带了些纪念品，海边城市的珍珠真

「不错，妈你快试试。」

餐桌上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妈，她恢复了一些神采，瞧着梁安将她宽慰得不错。

吃完饭，我借口洗碗，故意把手机丢在客厅，将梁安拉进了厨房。

「小声点，我不能保证，我说的话不会通过手机被别人听到。」我压低声音，抓紧时间，「怎么样，这几天都还好吗？」

梁安闻言也紧张起来：「都挺好的，到底怎么了许心，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」

「还不能说。」

他明显急了，但他知道，逼问也逼问不出来，不如尊重我。

「但是，你要知道，小敏的死，你的车祸，我如今的境遇，这些都不是巧合。」我按住他的肩，「梁安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能处理好。我不想牵扯你，也不想骗你。如果我是电视剧里的女主角，我当然也愿意独自抗下这一切，不让身边的人承担任何风险。但我不是，梁安，我是个寻常人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。」

「你要我怎么做？」

我凑近他的耳朵，低语了几句，他不停点着头。

「.....最后，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我没有出现在你面前，也没有联系你，你就报警。他们有我之前的报案记录，会定位到那个人的。」

之后，我让梁安先走，好好陪了我妈一晚，将她哄睡着。

第二天又去处理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，还练了会琴。

一切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，直到陈随远的电话再次响起。

「去哪？」车上，我问陈随远。

「公墓。」他说，「今天是我妈忌日。」

我看向窗外，意料之中地揶揄道：「终于要给我说故事了？关于你母亲的逝世，关于你的原生家庭，关于你的童年和你的不幸？」

这是我猜到不会缺席的环节，世上的罪人，仿佛只要有一个阴暗惨淡的童年，有变态心理的诱因，所作所为便可以有了解脱的借口。

他们要被原谅何其容易，甚至，比起死去的小敏，人们也总是更愿意也更容易去为陈随远而开脱。

真是可笑，没有完美的受害者，却有完美的罪犯。

我故意刺激他：「所以，你身上是不是也有些疤痕，心里是不是也有不可磨灭的创伤？你幼年时是被虐待过，还是被遗弃、被支配过？」

「没有，许心，你自作聪明了。」陈随远平静地开着车，「我家庭富裕、美满、幸福。你应该也调查过吧，应该知道，我父亲是一位很成功，很有威望的企业家。我是他的独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无忧无虑，成年后事业也一帆风顺，如你在网上能查到的一样。唯一不幸的，是我母亲五年前空难去世，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难过。」

「所以，只是碰巧遇到了这个日子，你也仅仅是来祭拜吗？」我反问。

我不信，不信没有这个桥段，不信陈随远真的没有预谋要在我面前展示他的脆弱，他的伤痕。

男人偶现的脆弱是利器，是彻底征服女性的筹码。

「对，不过，也为了让你看看。」他微笑着，「我真的有一个很不错的童年，很完满的成长环境，我父母待我都十分包容、诚恳、呵护。」

他将车停路边，指了指不远处：「看到了吗，那个，就是我母亲的墓碑。我去和我母亲说说话，你在车上等我。虽然知道你不会跑，但是，」这回，他亮出了两副手铐，「就当作个装饰，你戴上它可真漂亮。如果是你自己亲手戴的话……」

「知道了。」我接过其中一个，他又锁上另一个。

如此，我的双手被束缚于座位两侧，几乎可以说是动弹不得。

陈随远贴心地为我打开车窗通风，还给我披上一个小毯子，下车离开。

很快，我就知道了他此举真正的动机。

我在车里小憩了几分钟，就被一位交警敲车窗的声音惊醒。

「小姐，你的车违停了，请你开走。」

故意的。

陈随远绝对是故意的。

我看向他刚才指的方向，果然，他也在饶有趣味地望着我，看着自己安排的一出好戏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开车，一会我朋友回来了我们就走。」

「那就要罚款了。」交警依旧好言相商，「要不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现在过来挪一下？」

我根本打不了，此情此状，我连手机都碰不到。

我也不敢乱动，生怕身上的毯子掉落，暴露出我当下的窘态。

「您也知道，来这儿都是祭拜的，今天是我朋友母亲的忌日，我想，还是先不打扰他了，让他和去世的亲人多说说话。」我保持着泰然，「这样，您直接把罚单贴在车上吧。等他回来，我好好教育他。」

那交警想了想还是照做，临走前，他问我：「小姐，你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，需要帮忙么？」

「没有。」我笑着，「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下。」

交警走后，没多久，陈随远回到车上。

「这就认命了，不反抗了？」他讥讽着，实则内心甚是满意，这本就是他的测试，他的成果验收。

陈随远为我解开手铐，还在我眼睛上落下轻轻一个吻，以示表扬：「为什么不告诉他，你就是遇到麻烦了，给他看看这对手铐，说我非法囚禁你，然后人赃并获地抓我呢？」

「我不傻陈随远，我的一举一动，你都看着听着，我敢做什么？而且谁知道这个手机上，还有没有炸药呢？」我活动着冰凉的手腕，「还偏偏挑这个时间点，今天上午，梁安有课，肯定不在我妈身边陪着。我没猜错，如果我真的求助了，你不仅可以全身而退，甚至连我妈都不打算放过。到时候，你美其名曰给我点教训，让我为我的妄图逃脱付出代价。」

我看向他：「然后，摧垮我，对吗？」

陈随远不置可否，关上车门车窗，打开暖气对着我：「走吧，脸都冻红了。有时候，你聪明起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是爱你还是厌恶你。」

「陈随远，我觉得很奇怪。」我蹙起眉头，「威胁、逼迫、戏耍，为什么，在我身上，你的这些招数就像小学生吸引同班女

孩的注意一样，单纯而粗暴？」

「你真聪明，这么快就看出来。」陈随远捏起我的脸，左右端详，「许心，你比我想象的更叫我痴迷，叫我迫切。很快，你什么都会明白。」

之后的日子里，陈随远隔三岔五就会接我去他那里，试图用各种方式叫我难受，叫我屈服。

他让我像一座雕塑一样，穿着那条紫色裙子，摆成他第一次见我的模样，立于他书房的一隅，供他观摩、赏玩。

他让我看每一样他曾和小敏用过的游戏工具，逼我看他和小敏的视频与照片，每次我扭过头，他就不满地扳正。

「你再敢躲闪敢闭眼，我不介意用支架固定你的头，撑开你的眼。」他戏谑地威胁，「你有什么好躲的呢，这些东西，又不是你没看过，它就不存在。」

我愤愤地瞪着他，然后继续听着小敏悲惨又欢愉的叫喊，每一声都像叫在我心里一样。

「很痛苦，很羞愤，很想逃，对不对？」陈随远看着我翻红的眼眶，「这么些日子以来，有很多这样的时刻，可是，你偏偏无处可逃，对不对？」

我死死咬着嘴唇，却依旧感受到眼底一点点湿润起来。

每次可怕的对待结束时，他会叫我跪下。

我拒绝，他也不强求。

他多变而诡谲，但始终如约定好的一般，没有伤害过我的身体，也没有碰过我。

更在偶尔，他待我百般温柔。

他的未婚妻余蓓造访时，他会将我关进之前我曾被囚禁过五天的地方。

他勒令我不许出声，我却故意搞出动静。

陈随远安置好余蓓便来收拾我，我笑着问她：「如果小敏的那些照片，我寄给你的小娇妻，会怎么样？」

「不会怎么样。」他却冷静下来，松开紧紧掐着我脸蛋的手，「余蓓与我结了婚，就和我利益共同体。她不会，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无伤大雅的事情，损耗丝毫我们的利益和关系。」

说罢，陈随远有些失望地看了我一眼：「许心，我倒宁愿你真的这么做，我真想看看你吃醋的样子。」

「吃醋？」我匪夷所思地重复道，笑得夸张，「吃谁的醋？余蓓吗？吃醋她需要考虑着你的利益，明明想你死，却畏畏缩缩无法下手？」

陈随远将我抱进怀里：「别说这样的话，惹火我给你没好处。」

他抱了我许久，又不死心地问：「许心，这么些天了，你真的没有动摇吗，一点也没有吗？」

我冷冷道：「三十天就快过去了，陈随远，你还有什么招式吗？」

「许心，我们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吧。」

第二十七天，陈随远要带我去里昂。

梁安看到我家里的法语书籍，也大概明白，他故意当着我妈面问我：「是不是过几天要去法国表演？」

「对。」我扒拉了几口饭，埋下头。

吃完饭后，和上次一样，梁安把我拉进厨房，忧心忡忡：「你出了国，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。」

「嗯。」我点点头，「放心，我会好好回来的。」

「你前两天和我说的事情，我问了好几个法学系的老师。他们都说，这种情况，根本无法证实那个人违背小敏的意愿伤害了她。而且，小敏是自杀的，从法律上说，她的死任何旁人都不需要背负责任。顶多也就用舆论力量制裁他，但是，这样损坏的不只是他的名誉，更是小敏的。」

如我所料，即便我提起诉讼，陈随远也基本可以毫无疑问地全身而退。

而就算搜集了证据，表明陈随远对我有企图，也远远无法状告他非法囚禁或人身伤害。

梁安关切地问我：「许心，是不是你调查的这个小敏的前男友，他在找你麻烦？」

我不想骗他，所以我避开这个话题：「梁安，总之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先保护好自己。小敏的事情还没完，你相信我，他能全身而退，我也可以。今天晚上，你那个计算机系的同事，会来这里，对吧？」

「嗯。」他点点头。

翌日，去机场的路上，陈随远不停打量着我。

「看什么？」我问他。

「今天的你，就和第一天一模一样，你像是一棵生命力旺盛的禾苗，不停被折断，再不停新生。我曾以为控制你是我唯一想要的，可我慢慢才发现，不停折断你，再不停看你长出来，才是真正的快乐。」

是的，这就是他最享受的地方。

他喜欢的从来就不是屈服，而是好像一次次地在他手上折断，却从未真正地屈服过。

「你知道么，许心。」这回他主动提及，「我为什么这样对你？有那么多女孩，她们趋之若鹜，她们投怀送抱，但为什么我偏偏要强迫你？」

「因为你乐于强迫的过程。」

「不是的。」他摇摇头，「你也许不明白这种感受，过去每一次，小敏明明跪在我面前，明明尊严全无，明明把身体和灵魂都交在我手上。可我总觉得，她才是自由的，她才是这场游戏的操控者。」

我纠正道：「可是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随时结束。」

「不，你不会懂。」他自晒着，「那种原本被我握住的掌控感和快乐，却可以随时被对方叫停的恐惧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所以，你决定换一种方式，没有任何自愿，就是强迫，是压榨，是夺取，而这个目标，就是我。」

「对，因为你足够坚韧，也足够合适。」陈随远阴沉沉地勾起唇角。

他盯着我，满眼写着索取。

我扭过头去。

我会让这一切结束的，用他最不喜欢的方式。

陈随远对里昂轻车熟路，我却是第一次来。

事实上，过往那么多演出也好，交流也罢，我都从来没有来过法国这个国家。

而我觉得，这也正是陈随远的用意——它足够陌生，陌生到在这里，除了陈随远，我一无所有。

休息一日，第二天晚上，他拿出为我准备的礼服和首饰：「许心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一个，你妹妹曾经玩得很开心的地方。」

他的后半句说得我头皮发麻，直觉告诉我不会有好事。

果不其然，那天晚上，阴暗却华贵的舞池里，我看见男人们西装革履，文质彬彬，可背地里，却做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勾当。

我咬着牙，微鼓起腮帮：「陈随远，你说，你也带小敏来过这？」

「是啊。」他悠然地抿了一口杯中的红酒，四处扫视着，似乎在寻找自己的猎物，「许心，你放松些，她就不像你这样，时时都紧绷着，了无生趣。」

我如何放松，我目眦欲裂地瞪住他：「你怎么能这样？」

「是她心甘情愿。」

「人渣！」我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对他动手，第一次被彻彻底底地激怒。

而在此之前，我始终像是落了水的孔雀，明明已经狼狈不堪，还在想着如何料理好每一根漂亮的羽毛，拼尽全力维系着没用的体面。

陈随远被打得脸朝一处侧去，他微张着嘴，轻轻舔舐着嘴角新鲜的血，然后阴狠地笑了起来。

蓦地，他直起身子。同样的力道，同样凶恶的巴掌落在我脸上。

我直接被他连人带椅子掀翻在地，眼冒金星，嘴里和鼻子都翻腾起一阵阵咸腥的鲜血味。

陈随远蹲到我身边，抓起我头发啊，迫使我看向他：「许心，是我对你太好了吗？我对你太客气了，对你这具身体太怜爱了，以至于你以为你做什么都可以？」

「我说错了么，你本就是人渣。」

「好，好，那我让你看看真正的人渣。」

他就这样拖着，一路把我从舞厅拖到灯光暧昧的无人房间。

他将我狠狠甩在床上，撕扯开我的礼服，摁着我双手止住我的反抗。

说着，他亲上来。

我一下子慌了，我始料未及。

是，我冲动了，这是那一巴掌的后果，是我理智尽失的代价。

事实上，这段时间陈随远始终没有对我表达出除了征服之外的想法，我以为，他真的会贯彻我们的约定。

感受着他的体温，我奋力地挣扎：「不要陈随远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碰我。」

「我为什么要遵守，许心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就是要绝对地掌控你，做一切我想对你做的事情，你又能怎么样，用反抗增加情趣吗？」他看着我愈发激烈地挣扎，丧心病狂地笑起来，「这是个私人空间，没有我，你甚至无法离开这里。」

「不要，陈随远，不要……」

他感受着力量带来的征服与快乐，直到我哭出了声，我求他：「陈随远，求求你，放了我吧，我愿意给你跪下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他愣住了，倏然停止。

「我说我求你，我说我如你所愿，给你跪下。」

陈随远当真放开了手，站起身。

半晌，他抹了一把脸，说了句「不是这样的」，然后夺门而去。

他不知去了哪儿，也许，他玩得很愉快，又也许，他心里也失落得很。

我静静地躺在那，衣衫褴褛，语言不通，又身无分文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，也不知道我能去哪。

不知过了几时，我只觉得夜色深了，我开始犯困，突然，门被一把拉开，闯进来一个醉醺醺的大汉，瞧着是个法国人。

他误会了我的处境，借着酒意，妄图迫使我做令人恶心的事情。

「救我，救我陈随远。」无奈之下，我只能高声呼喊着，就是这么讽刺，在这里，唯一能救我的人，也只有陈随远，「陈随远，别不管我，救救我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.....」

我絮絮叨叨的不知道念了多久，好在，那大汉还未下一步行动时，门先打开。

陈随远出现在门口，他和那人说了几句，大汉便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陈随远走到我身边，眼睁睁瞧着我瘫在地上，不住地喘着粗气。

他一言不发，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又要离开，被我一把抱住小腿。

「别，陈随远，别走。」我泣不成声地哀求，「别不管我，别把我丢在这，求求你，带我一起离开吧。」

他打量着我，半晌弯下腰，捏起我的脸：「你说什么，许心？」

「我说求求你，你带我走，我会心甘情愿向你下跪。」

说罢，我真的换了一个跪姿。

而今天，是第二十九天。

陈随远的眼睑微不可查地抽动着，他看着我，说不上是开心还是难过。

倏尔，他脱下西装外套，包裹着我把我抱了出去。

晚上的酒店套房里，陈随远在阳台抽着烟。

他一口一口，呛得开始咳嗽，还是不停地往嘴里送。

我披着新换的衣服走出来，站在他身后。

陈随远转过身，蓦地开口：「跪下。」

我一愣，旋即乖顺地跪下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

陈随远也愣了一下，然后笑起来，越笑越大声，仿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又仿佛失去了一切。

「为什么，为什么许心？为什么不更多坚持两天？」他走到我面前，狠狠地抓住我头发，迫使我抬起头看着他，自己的眼眶却开始泛起不合时宜的红色，「为什么，明明熬过三十天，你就自由了，为什么偏不？你就那么贱，那么喜欢跪着吗？」

错，因为，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是假的。

陈随远想要的，不是北面称臣的奴仆，而是一个永远坚韧，永远新生的女人。

所以他用三十日做幌子，他就是要给我希望，给我信念，好让我挺过去，让他不断地重复着征服的过程，获得掌控的快感。

而即便这三十天过去了，他也根本不打算放过我。

他会告诉我，狩猎才刚刚开始。

那一刻的绝望，才更容易让我真正地屈服。

而那之后，他会如何继续戏耍我玩弄我，一切不得而知。

也许最后，我被他操控，像小敏一样予取予求，再惨遭抛弃，从此生命黯淡无光。

于我，是一生，于他，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轮回。

我低着头，享受着他的嘶吼，他的暴怒。

良久，他似乎猜出些什么，他捏起我的脸，狠狠收紧：「别以为你装成这样，我就会放过你。不要忘了我们的交易，你若堕入这深渊，我自然也不会就此收手。」

「好啊，我愿意。」我冲他笑着，「我甘之如饴。」

剩下的在里昂的时间，陈随远甚少再同我说话，也没再做过什么。

第二天晚上，飞机降落，三十天，便结束了。

陈随远明显很疲惫，他像是完全失去曾经对我的兴奋和掌控感，明明我如他所愿，他却反倒像是最大的输家。

直到车停到我家楼下，陈随远终于开口，却还是那句话：「许心，这一切没完。」

我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窗户被升起前，三十天来我们最后一次彼此对视着。

长久的一眼后，陈随远身子怔了一下，甚至有些瑟缩。

那一刻，是我的眸子里写着，现在，才是狩猎开始。

我平安归来，梁安松了一口气。

他问我现在能不能告诉他，这段时间以来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依旧没说。

之后的日子里，陈随远仍然没有淡出我的生活。

我的每一场演出，他都会出现在观众席的前排。有时，他还会在演出结束之后，利用关系进入后台，将我拖到无人的角落。

「跪下。」他说。

这是从他第一次见我就想做的事情，让那个沐浴在舞台灯光下的小提琴手只对他跪地称臣。

我摇着头后撤。

可紧跟着，就被他一脚踢在腘窝，让我跪跌在地上。

「还装什么？」他眼中三分鄙夷七分苦涩，「你没跪过吗？你明明就堕落了，你很享受。我就知道，那些日子会改变你的。」

会吗？

真的会吗？

我抬起头看着他：「陈随远，那我变成这样，你满意吗？」

他兀然也跪下，捧着我的脸看了半天，然后紧紧抱住我，久久都不愿意放开。

陈随远走后，我听到不远处的道具间一阵动静，一个负责道具的小姑娘畏畏缩缩地出来：「他刚才对你.....」

「你都看到了？」

「嗯，虽然听不清你们说什么，但我看到他.....」

「没事的。」我冲她露出一个笑容，拍了拍她的肩膀宽慰她，随之一字一顿道，「记住你看到的这些。」

陈随远对我的手段越来越过激，因为他越来越寻不到满足。

他想要一个折不断的女人，可我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屈服，我开始变得乖顺，懂事，甚至是迎合。

面对我，他常常兴奋又易怒。

他感到极大的空虚，极大的不满足，却又始终舍不得松开我，可能就是为了前二十八天的无上快乐。

那么，就到了我收网的时候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他的庄园，他一如既往，用语言轻贱我，用行动折辱我。

可是，他那么矛盾，那么拧巴，偏偏总是袒露着遮不住的心疼和怜惜。

临走时，他看着落日的余晖，像是预感到什么，突然拉住我的手：「许心，或许你有想过，我们换一种方式相处吗？」

「什么方式？」我笑着看向他，眼底尽是蔑然，「做你的情人，像小敏那样，也可以一起去公园，去音乐厅，去约会？然后有一天你倦了，一脚把我踢开？」

「不会有那一天。」他脱口而出。

话逸出唇梢，陈随远便知自己错了，自己急了。

他输了，他开始说不经脑子的话，只因害怕受到拒绝。

「那余蓓呢，她怎么办？」我问。

「她不会管这些事情。」

「所以，」我转而一把揪住他的领子，笑得愤恼，「你和小敏说是因为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分手，也是在骗她。你不过就是单

纯地厌了，想要换下一个，所以将她一脚踢开，毫无心理负担地把她抛弃。」

陈随远任凭我抓着，他看向我，竟是有几分真情：「许心，你是个理性的人，你其实一直都知道，许敏的死，是她的选择，并不是我的责任。我就算有罪，唯一的罪，就是威胁了你，强迫了你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，你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，我也没有抛弃你。我们现在这样很好，如果你愿意，以后还会更好。」

「没有以后了，陈随远，我们不会再以后了。」说罢，我转身离去。

他还想抓我，伸出手，却什么也没抓到。

回到家，我立刻开上车，一出门就上了高架，往出城的地方疾驰而去。

我的车在高速上奔得飞快，我知道，手机的定位系统里，陈随远设置了预警。我一旦超出一个范围，他那边便会立刻响起警报。

果不其然，我离边界线还有二十多公里的时候，就接到了陈随远的电话。

「你要去哪，许心，你想逃？」他怒不可遏。

「对，我想逃。」而这一次，我大大方方地承认，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陈随远，我恨你，永远都恨你，我

怎么会愿意与你扯上丝毫瓜葛。」

「许心，你想想你身边的人，你以为你能走到哪去？」陈随远一如既往地笑着，只是这一次，不再那么轻佻，哪怕他竭力遮掩，依旧难掩恐惧和紧张。

「那是你的事情，你不用告诉我，也不用威胁我。打完这通电话，我会扔掉手机，你再也找不到我。如果你再伤害我的亲人，自然会有法律制裁你。」

他急了，迅速地换了个方式：「回来，许心，你回来。」

他甚至有几分哀求，「你想怎么样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可以说。如果你觉得现在有什么不好，我们也可以改变。好不好，想想那近三十天的苦，你是白吃的吗？」

当然不是。

没有前二十八天，我怎么能让陈随远在我身上得到征服一个如此坚韧的女人的快乐？

那种快乐越难得越强烈，之后我向他跪下时，他才越痛苦越纠结。

也只有那些日子我过得足够难熬，他才会足够舍不得我，足够放不了手，想尽一切方法，要再尝一次迫使我屈服的美妙。

而我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为小敏报仇。

「来不及了，陈随远，你的示好太晚了。」我决绝道，「倘若小敏刚刚出事的时候，你和她道歉。倘若后来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我们都犯不着走上今天这条路。」

「你回来，许心，有什么话我们当面好好说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你舍得离开。你需要我，你也需要我不是吗？」

「是吗？」我冷笑着，「你以为，我到底为什么和梁安离婚？」

电话那头静默了，我感受到一种黔驴技穷的绝望。

「因为，我想操控他。为了不伤害他，我只能和他分开。」我冷笑，「所以陈随远，你知道么，每一天，在你身边的每一天，我都想，跪下的是你。」

「好，我跪下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。」他继续说着，「许心，你自己也知道，你走不远。与其让我再也不到你，倒不如，我先杀了你。」

「好啊，你动手。陈随远，你动手，你舍得吗？」

「不要逼我。」很明显，他也咬着牙，逼着一口气，「许心，你不要逼我。」

「你再不动手，我就把手机扔了，你再也没有机会。」

「我说，你不要逼我.....」

我毫不在乎地笑着，沉着嗓开始倒数：「三、二、一。」

轰隆！
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巨响，随后通话被挂断。

我下了高速，将车停在马路边。

他还是引爆了，他用来监视我的手机。

可惜，他不知道，那个时候，手机并不在我手上，而是在他口袋里。

我一早让梁安帮我联系了他们学校的计算机老师，改造了这个手机的定位系统，可以人为地修改地址轨迹。

之前的几天里，我测试了好几遍，陈随远都毫无感知，可见改造得十分成功。

我佯装乖顺这么久，陈随远也自然慢慢消减了警惕。

然后，我趁着临走的告别，将手机换到了陈随远的口袋中。

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，是否引爆，多大计量，都取决于他自己。

如果他不伤害我，就不会伤害到他自己。

我瘫坐在车上，双手捂住眼睛。

终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为小敏和我自己报了仇。

直到天色渐渐暗去，我又重新发动起车，拐进一条小路。

再开上五分钟，就是小敏在郊外的墓。

这一趟，本就是为了去亲口告诉她，我终于为她复了仇。

人死后的小小土堆，原来是那样萧索，哪怕如今草长莺飞、春暖花开，也尽和长眠地下的人无关。

「小敏，一切都结束了。」我蹲在她墓前，轻轻擦拭着那一层灰尘。

我说了很多，一直说到天完全黑下去，说到肃杀的北风呼啦啦地吹起，我早已将那一方小小的天地擦了又擦。

那手机上炸药的用量不大，但也够陈随远受了伤。

紧随其后，警方找上了他，也找上我。我如实表述，从陈随远如何接近我，到如何控制我监视我。

那日我打算与他诀别，于是将他送我的手机还给了他。却不想，他竟然为了要我死，而自己引爆了炸弹。这些，我都有录音为证。

同时，陈随远家的种种痕迹验证了我的说辞，包括他获取炸弹的记录，他家司机的供词。

我还找来了团里的道具组小姑娘，说出她的所见，表明陈随远变态的控制欲。结合我第一次的报警案底，都指向了陈随远蓄谋已久。

我没有说一句谎，也没有动任何手。

随后，陈随远因为私用炸药和伤人未遂被捕。

我好像真的全身而退，为小敏报了仇。

但只有我知道，我早已不是从前的许心了。

时光真实地流淌过，一幕幕一桩桩也的确确实发生了，没有人无辜，也不可能有人真的片叶不沾身。

那之后，我消沉了好一阵子。

为哄我开心，梁安使了各种法子。

我不爱出门，他连请带拉，还有我妈助力，才终于顺利地带我去看了一场钢琴演奏会。

「我大学特好一哥们，我想着，你们也算同行。」路上，梁安兴致冲冲地和我介绍，见我仍旧怏怏，他说着一句毫无作用的安慰，「许心，都过去了，人要往前看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我随口答应下来，望向窗外。

音乐会的前排座位上，我兴趣寥寥。

直到，台上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旋律，那是，《魔鬼的颤音》。

我不受控地向舞台望去。

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少年，坐在钢琴后，天使一般地演奏着这支曲子。

他时而沉静，时而雀跃。

他高贵，独立，岑寂，冷眼看着台下众人，仿佛在睥睨一切。

忽然之间，一种可怕的想法迅速占据了我，叫我恐惧，却更叫我兴奋。

——那一刻，我在想，这样的人，如果他不是站着，而是跪下，只跪在我一个人的脚边。

——只对我，北面称臣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